

乡下头一周精选

主持:王珏

《这个离市区最近的大景区,15条休闲线路,四季风情万种!》



推送日期: 2016年3月31日

推荐: 15个江北乡村休闲旅游产品,涵盖江北赏花踏青、农事采摘、度假休闲、年节年味等多个主题,为出行休闲提供全新的选择。

隔壁邻舍: 江北区的15条健身休闲线路,一年四季可期待,分时分季走走,收获应该不会小。

功宁: 江北旅游构思图,吃住玩游还避暑,春夏秋冬景不同,四季飘香情万种。

妙笔生花: 好想一条条走过去,走出四季的精彩,走出健康的人生!

《这个地方春天的味道,全是那一口软糯!》



推送日期: 2016年3月30日

推荐: 每个村每一个角落飘荡着一种味道。那是一种叫“青”的植物,散发的清香魅力。寻着青的味道,任意走进一户农家都能看到麻糍的制作过程。

战友: 清明青麻糍,十里四香忆。相传庆丰年,青窝碧青禾。黄意黄金屋,十里黄金路。醉是好时节,一青一麻糍。人生多美味,吾汝共享之。吾是麻来春,汝是糍来秋。麻碧糍黄金,春花秋果乐。如若百年梦,麻糍醉乐生。

冰灵: 以前姐夫家就在上水村,这个时节总会带着青麻糍和青团过来,一口下去还藕断丝连。现在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回味、满满的记忆。

《宁海清潭村,张良后裔聚居地,几百年书香飘洒!》



推送日期: 2016年3月18日

推荐: 清潭村,位于海拔945米的宁海第一尖东北部,隶属深甽镇。村内无车马往来的喧嚣,连绵的群山和双枝庙、紫金岩塔、孝友堂等古迹诉说着古今往事。

翔: 人杰地灵清潭村。那里的古庙,古建筑、清溪古潭,浸染着重教尚礼的文化底蕴,酝酿出别样的岁月余味,唯有亲身走进才更能感受那怡人心神的胜景。

昱卫: 风景秀丽,人才辈出,好地方!

上周互动最佳粉丝: 飘零8642

请中奖“乡粉”后台留言联系方式,方便乡姑给你们发稿费。同时,依然欢迎大家积极在后台留言、评论,分享我们的图文消息,或者分享你所看到的乡下美景、好吃的乡土美食……乡姑会定期选出若干名“最佳互动最佳粉丝”,送上50元话费奖励。

平原,水乡,老屋,新居,面积大,人口多,这是鄞州区云龙镇甲村给人的初步印象。

甲村:鄞南第一大村



本报记者 朱军备
通讯员 钱璐娜

沿河建房, 水乡风韵犹存

“明朝就有村庄。王氏祖先是来自河南迁移过来的。”曾任过多年村党支部书记的老人林根祥说,以前叫“榆荚村”“夹村”,村庄是长形,但中间脱节。过去村里最大的姓是王、朱,现在全村差不多有100个姓。

据了解,这里以前还是“丰乐乡”的所在地,曾隶属“横溪区”,1992年撤乡并镇,甲村土地面积达4000多亩,人口有4000多人、1800余户,是鄞州区最大的一个村。前些年外来务工人员来村内租房居住,光做过暂住证的就有7000多人。

近日,记者走进位于云龙镇西南方向的甲村,只见一条长河穿村而过,民房都建在河的南北两岸。“村河宽15至35米,由于



纳污需要现在的河面有点变窄。与村河相连通的还有多条小河,形成网格状。”陪同的村干部小张说。

村河东通前塘河,西接甬新河。村庄处于两条大河之间,民房又傍河而建,甲村呈现出江南水乡的风韵。在村中行走,砖瓦墙、老式墙门、石窗、石狮子,随处可见,仿佛在诉说往昔岁月。

“由于地势较低,台风来袭,全村常常受淹。”村党支部书记励祝春坦言道,前些年几次大台风,横溪水库来水,甬新河来水,都在这里积聚,造成村里积水很深。

栽培水稻, 耕读家风绵长

地势平坦,水系发达,是种



植水稻的绝佳之地。甲村人,就一直以种植水稻为主业。

大约在1976年至1982年,甲村人率先成功栽培杂交水稻,并获得高产,声名远扬。“1978年,全省水稻种植现场会在我村举行,甲村在全省出名了。”林根祥老人自豪地说。

但由于一段时间种水稻收入不高,当地村民也种过藜草等经济作物。如今,由于藜草制品销售不好,种藜草收入下降,甲村的田里又恢复种水稻了。“当然,现在种水稻已不再是一家一户地种,而是出租给种粮大户进行规模化种植。”该村农业社长说,种水稻大约每亩有300元左右的政府补贴,承包大户还是有赚头的。

“本村农民很少种田,他们以何为业?” “大多数村民都到企业去打工



了。”励祝春答道,目前,全村有碧彩实业、汇港机电等上亿企业,还有产值几千万元的企业数十家。不少村民也去附近的企业上班。去年,村民平均年收入2.2万元以上,如两夫妻工作,每年也有五六万元收入。

“本村也出过不少人物,最有影响力的当数王庭庚先生。”村里老人说。1908年,王庭庚捐资兴建了甲南小学,校舍是西洋式的红瓦青砖。学校建成后,南乡一带来此读书的学生很多。王庭庚还通过募捐建了一所卫生院,筹建了水龙会,并对河道进行砌石护堤。60岁时,他还节省下做寿的钱,兴建了一座介寿桥。如今,甲南小学迁址扩建,介寿桥依然静立在村河北岸,供村民行走。

下午四时,路过甲南小学,接学生放学的村民等候在校门外。“最重要的是,当地人读书之风盛行。村民们都以小孩子能读书为荣。”励祝春说。

前些年,该村也进行了拆旧建新式的新农村建设,兴建农民公寓210套,定名“甲秀嘉园”;兴建了占地30亩的甲秀公园,园内还有一个标准的门球场。同时,改建了一个占地2300平方米的菜场。由于村里有1000多名老人,全村南北长5公里,东西宽3公里,于是,兴建了13个老年活动室。

每天清晨和晚上,妇女们在公园广场跳舞健身;白天,老人们打打门球;工余,年轻人打乒乓球,水乡甲村人的生活过得平静而富有朝气。

周巷新缪路村续写梨村传奇



本报记者 项一铁
通讯员 陈利群 成美玲

大胆请“外援”,穷村大变样

梨并不是稀罕的水果,但新缪路村为啥能被命名为“中国黄花梨之乡”?“我们原来很穷,但大家肯吃苦,头脑也活络,而梨树也恰好很适合种在这里的盐碱地上。”村党总支书记唐常清本人也承包了500多亩梨园,对于蜜梨帮助村子脱贫的故事,他再熟悉不过。

“那是1958年,为了过上饭前饭后有水果的好生活,大家决定自己种梨树。”86岁村民曹文斌时任原缪一大队的支部书记,当年他带领村民从上虞引进了300多株梨树。四年后,大家如愿吃上了水果,村里还有了不错的集体收入。但这在当时也可能被上级定为“资本主义尾巴”,“怕上头来拔树,只能偷偷种。”

20世纪80年代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梨树送来春风。但原有

暮春四月,满村梨花如雪如云又如海。慈溪周巷镇新缪路村的梨花开得正盛,刚建成的梨文化博物馆也令远近游客耳目一新。多媒体设备展示、图文并茂的展板诉说着这座小村的甜蜜“梨史”。

的梨头不够脆甜,卖不了几个钱,怎么办?村干部带着大家远赴杭州找到了“强力外援”:当时的浙江农大教授吴耕民既是农业学泰斗,又是周巷人。在吴教授的大力支持下,村民引进黄花梨苗,开始试种。1989年,第一批黄花梨投产,村里也诞生了第一批“万元户”。

新种引不停,笑傲“斗梨场”

“同样一亩地,梨树的亩产值是水稻或者棉花的近10倍!”唐常清回忆,20世纪90年代,



种梨越来越“火”,村里还引进合资企业推广一系列种植新技术。1999年,《浙江日报》关于新缪路村“一只梨卖了5元钱”的连续报道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,还得到时任省委书记批示:这就是效益农业!

浙江省农业名牌、浙江省十大名果、无公害生产基地认证、“慈溪蜜梨”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……2014年,新缪路村梨业总产值达到6000万元,村民人均收入超过2.1万元。一步领先步步领先,新缪路村的梨农把不断引进新品种作为“制胜法宝”。“别人还在种黄花梨的时候,我们已经卖起了更脆更爽口的‘翠冠’梨。别人跟风,

我们又引进了提前10天左右上市的‘翠玉’梨。”种梨大户曹华明自豪地说,如今村里还有了“初夏绿”“玉冠”等最新品种。

如今,受益于土地流转制度,村里的种梨业走上了规模化、集约化的新路子,30多个蒸蒸日上家庭农场辐射至周边乡镇。大学生“梨二代”们更令父辈竖起大拇指。2014年,曹华明的“华明农场”和女儿曹青云的“花田农场”亩均收入不相上下:种梨20多年的老爸用240多亩地赚了70多万元,种梨不到两年的女儿用130亩地赚了30多万元。“今后,我估计是比不过她了。”曹华明笑道。

梨花迎客来,梨村盼新景

因为梨的传奇,新缪路村于2014年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第四批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。如何用好这块“国字号”招牌?大伙儿把目光投向了“梨园游”。

三四月赏花,七八月吃梨。“花开天晴的时候,每天平均有400多名游客!”唐常清介绍,村里的农家乐也自有特色,当天宰杀的牛肉原汁原味,村民散养的土鸡以每只200元的均价被游客“疯抢”。看到鸡鸭在梨树下漫步,不少年轻人感慨道,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。

致富不忘本。梨的品种更替、梨业发展史、梨业大户成长记、种梨所获的历年荣誉……新建的梨文化博物馆展览面积240平方米,厅外还设置了供参观者休息观赏的仿古回廊。梨文化博物馆既是游客了解新缪路村的窗口,也能激励本村青年不忘前辈胼手胝足的创业史,继续书写“梨村传奇”。

做好“梨文章”,争创省级乃至国家级文明村。宁波和慈溪两级政府共拨款1000余万元建设“农业综合开发项目”,周巷镇也予以大力支持。今年,村里将建起“孔融让梨”主题文化广场,路面、河道与水渠也将以新面貌迎接更多游客。

毛祖汉:最后一代打铁匠



本报记者 余建文

“叮当、叮当……”,炉火熊熊,铁锤伴着汗水一锤锤砸下,通红的铁器火星四射。

始于战国年代的冶铁,伴随着文明进程,已走过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。如今,即使在乡村,打铁

声也逐渐消散,成为一种正在逝去的文化记忆。

55岁的毛祖汉说,“我可能是宁波最后一代打铁匠。”

老毛的打铁铺位于奉化山货市场旁,紧邻甬临线。循着叮叮当当的声响,记者走进40来平方米的打铁铺,铺子中间摆了个空气锤,靠墙是个砖头砌起的火炉,还有一只大水缸,周围空地堆放着一捆捆的铁板、钢板和一排排已经打好的农具。毛祖汉将一把锄头放进火炉,添上一铲煤,几分钟后,锄头就被烧得通红,拿钢钳钳住,先在空气锤上锻打出雏形,再加热,用小锤反复捶打定型。“打造一件工具,要经过选料、烧火、敲打、成型、淬火等十几道工序,靠的是熟能生巧。简单得像打一把锄

头,前后也要花1个多小时”,老毛说。

人生三苦,打铁、晒盐、磨豆腐。毛祖汉是奉化石门村人,18岁就跟着师傅打铁,黝黑的脸上烙下37年的炉火人生。30年前,打铁虽然苦,收入还是蛮滋润的。当时有句话,“木匠做一工,不如铁匠炉子红一红”老毛说,那时候他和师傅挑着担子,在各个村巡回做生意。每到一村,就地搭起炉子开工,农户们听到打铁声,就把农具拿过来,“收费按重量计。打一把1.5公斤的斧头,能挣四五块钱,相当于木工三天的工钱了”。这流动打铁铺,在一个村子待上两三个月,把全村农具修一遍后,再转到下一个村,几乎一整年都有生意可做。

眼下,正值春耕,也是老毛的

铺子一年中最忙的时候。但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,传统农具使用越来越少,打铁铺的生意日趋清淡。以前,打铁要两个人,现在借助空气锤,一个人能全部搞定。老毛说,好在奉化山林多,挖笋、种花木等农活还需要传统农具,铺子生意主要靠一些老主顾来照顾。农具都是用熟铁打的,刃口上另外加上钢片,在700多度高温下反复锻打,使两者紧密结合,正应了那句话,“好钢用在刀刃上”。

采访中,正好碰到大堰的王先生到铺子里来选购,一把锄头,一柄柴刀,一共150元。王先生说,市面上卖的都是机器批量生产的,没老毛手工打的耐用,“现在会打铁的越来越少了。这门手艺,应该想办法把它留下来。”

30多年来,毛祖汉亲身感受

了打铁业从繁盛到衰落的过程。曾经,奉化一地打铁匠有百人之多,到如今仅剩十几个。“老一輩的都七八十岁了,像我这样的,已经算‘小字辈’了,再下面就‘断档’了”,毛祖汉说,他先后收过6个徒弟,后来一个个都改行了,因为太苦,又挣不到钱。老毛的儿子如今读高中,“我也不想让儿子继承手艺,毕竟时代不同了。”

“打铁,是我一辈子的事业。”毛祖汉说,再干个十几年,等抡不动锤子了,考虑退休。到那时候,或许我们只有在博物馆里能与打铁铺相见了。

